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旣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旣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

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旣無僭史之嫌綱舉

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
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
齊畫一乃可爲

國史取材否則總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一今世志
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
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
是非卽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
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旣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畧之意取是邦
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
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
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隍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
咏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

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卽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徂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尙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記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旣出史記卽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瓿與僕

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卽前志義例
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
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
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亾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
致見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
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
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
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
令關會目錄真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
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旣無及當建言爲將來
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
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

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
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懼後患之虛心爾僕
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
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
忠孝節義懍懍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
史記好俠多爲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况天地間大節大
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
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
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
者若閱縣令署役冊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採
訪不過百十里間見自有真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
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

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
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
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
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
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
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
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
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抵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
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
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
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
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

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未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斲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鬴乃才大心虛不耽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邠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

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侷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

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旣合史例卽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

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宜標
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
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
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鈔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
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
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
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
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
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
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
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
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

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倣東漢之例標出
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
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曰一傳體宜歸
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
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
天下通同卽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
望通顯太常議諡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
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冊目必待下詔纂
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
由而證也夫傳卽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
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
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

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輜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恢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旣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製體不一至明祖纂

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
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
軒輕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
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
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
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
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
况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
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
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
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
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旣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

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
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
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
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
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
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
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
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
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
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
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
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毘陵修明文錄外

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
他省皆如是否然卽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
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
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
乘閒爲當事告馬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彙
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
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
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
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
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求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
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炎
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

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媵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卽下至施田亦胥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辭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

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採三
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疎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
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
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
之兼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
益固無不可曰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
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繁重原
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
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
史特其中一類曰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